

· 評 劇 ·

搭車記

編 劇 王 磊

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

· 評 劇 ·

搭 車 記

編 劇 王 磊

春 風 文 乙 出 版 社

1963年·沈陽

搭 車 記

編 劇 王 磊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%印張·12,000字·印數：1—23,000 1963年10月第1版
1963年10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158·387 定價(7)0.08元

时 間：一九六三年初夏季节。

地 点：东北某地农村。

人 物：于 林 二十七岁，清河生产队的社員。

小 娟 二十五岁，杏花生产队的社員。

老队长 四十五岁，小娟的姑父，清河生产队的老队长。

幕 启：台前是通往县城的一条平坦的公路。路旁的苞米已經一拃高了，白云淡淡，树枝輕搖，小鳥惊鳴。幕后几声鞭子响。

〔小娟愉快地走上。

小 娟：（唱）太阳偏西压山梁，

小娟路上走的忙，

我去县里訂肥料，

办完事情轉回乡。

心里高兴精神爽，

眼前一片好风光，

树上鳥儿唱春曲，

楊花飞舞柳絲长。

一片片禾苗一片片綠，
一处处白云一坡坡羊，
一条条小河一湾湾水，
一丛丛花儿一陣陣香。

〔这时，迎面傳来了“小娟！小娟！”的呼喊声。老队长累得滿头大汗走上。

老队长：小娟，你上哪去呀？

小 娟：啊，姑父是你呀，我刚从县里办完事回来，你干骗累的这样滿头大汗哪？

老队长：（手指台角里）你往那里看。

小 娟：姑父，那是什么哪？足有半麻袋呢！

老队长：小娟，哈哈！这可是一袋好宝贝呀！

（唱）队里有块試驗田，

种的苞米苗齐全，

我买一袋好肥料，

准备追到地里边。

我在这里把車等，

用車把肥料捎回队里边。

小 娟：姑父，你当队长的可真想得周到啊，我也是到县里給队上訂肥料去啦，今年咱們的地，种的細，又及时，要是再追上一遍肥，今年的丰收，可就有把握了。

老队长：嗯。可不是嘛，鴨子上架，稳拿啦。（仔細地端詳了一下小娟）哎，我想起来啦，小娟哪，前些日子你姑媽給你介紹对象的那件事儿，你同意不同意呀？

小 娟：（很腼腆地）姑父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

（唱）姑母曾經对我談，
給我介紹一个好青年，
我二人还未見過面，
終身大事我怎能輕談！

老队长：咳，傻丫头啊，你沒見過面，我見過面哪！

（唱）提起这人我知根，
二十七岁叫于林。
論文化：他能写又会算；
論人品：他办事公道又認真；
論劳动：他是队里一員猛将；
論思想：他积极进步不顧个人。
这样的好青年哪里去找？
打着灯笼也无处寻。

（白）小娟哪，姑父可不是撒謊啊！有一回队里的牛棚失火，于林这小伙子，奋不顧身地冲进了火堆，虽然自己身上燒了十几处伤，可牛都救出来了，为这件事儿县里还表揚他啦。

小 娟：（唱）聞听姑父講一遍，
小娟心里打算盘，
他不顧个人为集体，
风格高尚是个新青年。

轉身我把姑父叫，
这件事情我先不談，

等我二人見過面，

再作決定不算晚。

老隊長：（逗趣地）咳，傻姑娘，沒見過面就不能搞對象了？
我和你姑媽那陣，一次面也沒見過，現在不是也兒女一大幫了嗎！

小 娟：（扯姑父袖子）姑父，那是舊社會。

老隊長：嗯。對！新社會得先戀愛後結婚是不是？好！小娟，那就等你們認識了以後再說吧！（猛然想起一件事，神秘地）哎，小娟哪，咱爺倆光顧唠咯了，你去看看放在地上那袋肥料受潮了沒有？

小 娟：哎！（進帷幕里。）

老隊長：（看小娟後影）哎，真是個好姑娘！怎能讓她 and 于林見一面？（想了想）有啦，今天正好于林趕車上糧站賣余糧來了，一會兒回來，肯定從這路過，我何不把这袋肥料交給小娟，叫她在這里等車，一上車，兩個人一唠，嘿嘿，这不就認識了嗎？好，就是這個主意。
〔小娟上。〕

小 娟：姑父，你真逗人，你把它放在一塊大石頭上了，還能受潮？

老隊長：哎喲，我這記性不好，忘性倒不錯，你這一說，我又想起一件事兒。小娟哪，今天晚上我還得趕回村開隊委會，要是車來晚了，我就趕不上會兒了。這樣吧，姑父求你在這等一會車，把这袋肥料給捎回去行不行？

小 娟：嗯。你有事就先回去吧！反正我也得從你們村路過；遇不上車，我就給你扛回去。

老队长：好！那我就先走了。（欲走，回头）不过，你得一定等車，可不能自己背着回去啊！（下。）

小 娟：嗯。我一定在这等車。（从背兜里取出一本小说欲阅，站起）

（唱）手举书本沒心看，
路边等車心不安，
眼看日落天色晚，（眺望远方）
不見大車到跟前。

（白）車怎么还不来呢！

（唱）喜鵲入林圍着树轉，
干活的社員把家还。
昨天气象哨发預报，
言明有陣細雨在后天，
施肥要在雨前追，
过了雨时影响庄田。（想了想）

（白）对！車不来我也不等了，赶快給他扛回去，这是全队的事情，可不能誤了雨时。（扛起肥料袋）

（唱）扛起肥料袋，
两腿不停拍。（下。）

〔二幕前，于林手执长鞭上。〕

于 林：（唱）大鞭一搖震山川，
卖完余粮轉回还，
只因算賬回来晚，
催馬赶路紧加鞭。

城里見着队长面，
去买肥料到街前，
他說路上把我等，
用車捎回队里边。

晚霞染紅半边天，
不見队长在路边，
莫不是肥料沒有买到手，
莫不是他自己背着回家园？

(白)老队长，怎么不等着我呢？准是这个老头儿等着急了，自个儿把肥料背着走了。咳，老队长这个人哪，真是淨关心別人，一点也不关心自个儿。前些日子他說給我介紹一个对象，光提了一下，还没看見人，就硬叫我同意，如果她是个好吃懶做，有个人主义思想，那不糟了嗎！哎，別想的太多了，还是赶路要紧。駕！喔呀！

[这时，幕后小娟的喊声：同志，請等一等！

于 林：(沒听見的样子)駕！駕！

[小娟上。

小 娟：同志，你耳朵真聾，喊你半天，也不站住。

于 林：吁！吁！我沒听見哪！同志，什么事兒？

小 娟：我有点儿东西，实在扛不动了，求你的車給捎个脚。

于 林：捎个脚？

(唱)于林聞听用目看，

我把姑娘打量一番，
只見她：
濃眉大眼多清秀，
黑油油的两条小辮搭胸前，
瓜子臉盘儿紅中透粉，
穿一身合体的衣裳整洁美观。
我有心讓她把車坐，（猶豫）

（白）不，不能。

拉一个漂亮姑娘外人笑話咱。
倘若是队里社員看見我，
一定要怀疑我收了脚錢。

（白）这，这……

小 娟：同志，你就帮个忙吧！

于 林：我，我……

（唱）我有心不讓她把車坐，
岂不是不帮助别人困难。
左思右想心不定，

小 娟：（接唱）小娟一旁忙开言。

（白）同志，我不坐还不行嗎，你把这袋肥料給捎一捎吧！

（唱）这是一袋好肥料，
趁雨前撒在地里边，
过了雨时效力不大，
我給你脚費两块錢。

于 林：給我脚錢？

(唱)一見她要掏腳錢，
于林心里不耐煩，
這肥料准是她自留地用，
要不然怎能够自己掏錢？

(白)同志，我不能捎你，即使想捎你，我也不能要你的腳錢。

(唱)腳錢本是小事一件，
你長錯眼睛不識泰山。
路上捎腳是件常事兒，
我怎能私自要腳錢。(一甩鞭子欲走)

(白)駕！駕！

小 娟：同志，那你是……

于 林：嘿嘿！你看錯人了，(一拍披着的夾祆兜)咱這里有的是票子，不缺你那點腳錢！駕！駕！

小 娟：不是，同志，你听我說……你是……

于 林：不用說了，你有錢能買肥料，可是有錢顧不着車！
(催馬跑下。)

小 娟：同志，那你是哪個村的？怎么遇上这么一个楞頭青，話說的多刻薄，你不給捎拉倒，我一樣扛着走。(扛起肥料袋)

(唱)小娟生氣趕路程，
誰家的小伙子不懂人情，
毛毛楞楞不讓人說話，
你空車也是走，滿車也是行，
不給我捎腳究竟是何原因？

难道你大公无私为集体，
莫非說捐肥料是为我个人事情？

〔小娟走圓場，二幕开。

小 娟：哎，这是誰的一件夹袄呀？噫，这不是剛才赶車的那小伙子披的那件嗎！（把夹袄往地上一摔）好啊，这回我再叫你跑，我不招呼你，自个儿回来取吧！（又一想）不对，他赶的車是队里的，他要回来找衣服，牲口把車“拉”坏了或是牲口再啃了路旁的庄稼，这可是群众的損失啊！（捡起衣服又往兜里一掏）哎！支票？三百元！这个人有多馬虎，就把支票放在兜里。这都是社員的血汗錢哪，我得給他送去。同志，同志……（招呼下。）

〔于林上。

于 林：（唱）这个姑娘心眼偏，
只顧家里小園田，
不巧今天遇見我，
活該你滿头大汗腰累弯。

催馬加鞭忙赶路，

〔后面小娟喊着：“同志！同志！”跑上。

小 娟：（唱）小娟喊他送衣衫。

于 林：（唱）扭轉身来后边望，

小 娟：同志，你等一等。

于 林：哎！

(唱)那个姑娘来眼前。

小 娟：同志，給你的錢……

于 林：你給我多少錢也不拉呀。駕！

小 娟：(唱)我不是喊你把車坐，

于 林：(唱)不要腳錢你別招呼咱。

小 娟：趕車的，你的袄……

于 林：我嫌錢少？嘿嘿，你給我多少錢，也不能拿隊上的車做買賣呀。駕！駕！

小 娟：唉！

(唱)我心里着急嗓子快喊啞，

于 林：(唱)你自作自受向誰來訴冤！

小 娟：咳！同志，送給你件東西……

于 林：罵我是什么東西？認可叫你罵，也不讓你坐車，天都快黑了，叫別人看見還不說我用隊里的車搞戀愛呀！駕！駕！

小 娟：唉，這個人可真聾，(更大聲地)你的衣裳丟了！

于 林：衣裳？衣裳在我身上穿著哩！（低頭一看）噫？夾袄沒啦！吁，吁！

小 娟：（跑到于林跟前，賭氣地把夾袄往地上一摔）跑吧，你這個冒失鬼！

于 林：（急忙拾起衣服，伸手一摸，錢不見了）啊？錢……

小 娟：（又從兜中掏出支票）給你！怎麼越招呼你越跑？看把你吓的那個樣子，告訴你，我，不會坐你的車。

于 林：（感激地接過）不，不是我……是風太大聽不見……謝謝你，姑娘！

小 娟：不用謝啦，再給隊上辦事的時候，別毛毛楞楞的就行了。（轉身欲走。）

于 林：同志，你太好了，坐車走吧！

小 娟：謝謝你，我能背的動。（回身取肥料袋。）

于 林：（呆呆地望着小娟的背影，舉指稱贊）好樣的！（見小娟又背肥料上，迅速跑至小娟面前，奪過袋子）來，我給你扛到車上。

小 娟：（笑了笑）我自己來吧，只要能給捐一捐，就感恩不盡了。

于 林：哎呀，真不輕啊，你家有多少自留地？買這麼多肥料？

小 娟：啊！怪不得你不給我捐啊，原來你以為是我自留地用的啊，告訴你吧，我這是給人家捐的。

于 林：給人家捐的？（有所領悟。）

小 娟：嗯。

于 林：（旁白）哎，她這袋肥料，是不是老隊長讓她背回去的？不對，老隊長不能干出這種事情，把一袋肥料，自己不背，讓個大姑娘背回去。有了。我先問問她，要真是老隊長要她捐給咱隊的，那我可……
（對小娟）同志，你是給誰捐的肥料？

小 娟：我，我是給清河生產隊捐的。

于 林：（旁白）清河生產隊？糟了，准是老隊長托她捐的。
（對小娟）怎麼是清河生產隊的？

小 娟：嗯。一點不錯。

于 林：（恍然大悟）沒問題，准是老隊長托她辦的。（對小娟）是我們的老隊長吧？

小 娟：对！是他。他是我的姑父，家里晚上开会，他先走一步，托我在这等車，可是，偏偏遇見了你这个楞小伙子。

于 林：（窘态）姑娘，那我更得謝謝你了。

小 娟：没什么。你認識老队长嗎？

于 林：我就是那个队的社員。

小 娟：原来你就是清河生产队的呀？那可太好了，你更得給捎回去了。

于 林：同志別生气了，这都怪我冒失，你为我們队受累了，請你赶快上車吧！

〔小娟上車，于林搖鞭前进。〕

于 林：（唱）鞭儿搖又搖啊，

小 娟：（唱）車儿輕又輕。

于 林：（唱）車前夕阳照，

小 娟：（唱）車后晚霞紅。

（合唱）二人同在車上坐，

各人心事可不同。

于 林：（唱）她不顧劳累助人为乐，

小 娟：（唱）他言爽耿直正派作风。

于 林：（唱）她拾金不昧把我赶，

小 娟：（唱）他一心无私为集体事情。

于 林：（唱）这同志說話帶刺儿有点儿厉害，

小 娟：（唱）这小伙心眼儿耿直就是毛楞。

（白）同志，您貴姓呀？

于 林：姓于，叫于林。

小 娟：于林？（一惊。）

于 林：怎么，听说过吗？就是干勾于的于，树林的林。

小 娟：不！不！没听说过。

于 林：这回就认识了。

小 娟：认识了。

（唱）绕过青石岭，

跨过幸福桥，

小娟偷偷把他看，

心里乱跳脸发烧。

于 林：（唱）晚霞西边照，

山坡披彩虹，

我和姑娘同车坐，

封建思想一时难通。

小 娟：（唱）走一程，又一程，

小娟心里暗叮嚀，

于林就在身旁坐，

何不乘机探分明。

（白）同志，问你一件事，能告诉我吗？

于 林：你说吧！只要我知道的事儿都能告诉你。

小 娟：这事儿只有你最清楚！

于 林：我最清楚？那你就问吧！

小 娟：（唱）鱼爱水，花向阳，

不知你爱哪一行？

于 林：（唱）鱼爱水，花向阳，

我爱农业这一行。

小 娟：(唱)松柏綠，日月长，

你的志向可坚强？

于 林：(唱)松柏綠，日月长，

一辈子当农民无上荣光。

小 娟：(唱)农业活計百样多，

你最拿手是哪个？

于 林：(唱)农业活計百样多，

我最拿手赶大車。

小 娟：(唱)問你赶車几年整？

于 林：(唱)前前后后三年多。

小 娟：(白)赶三年車了？經驗不少吧？

于 林：什么經驗不經驗的，反正是使不坏牲口翻不了車。

[这时，車忽然顛簸了一下，二人的肩膀險些靠在一起，小娟羞得滿臉飞紅，于林发窘“騾，騾”的打起牲口。

小 娟：同志，您結婚了嗎？

于 林：还没有，已經有对象了。

小 娟：(又是一惊)有对象了？

于 林：嗯。俺俩一次面沒見過，还没訂下来呢。

小 娟：啊！

于 林：同志，你也是附近的人吧？

小 娟：嗯。我是杏花村生产队的社員。

于 林：杏花村？哎！打听你一个人知道不？

小 娟：那就看你問誰了？

(唱)村里人几千百个，

不知你問哪一名？